

大學叢書

比較語音學概要

保爾巴西著
劉復譯

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

大學叢書

比較語音學概要

保爾巴西著

劉復譯

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十九年二月初版
中華民國六十六年二月臺一版

大學叢書
比較語音學概要 一冊

定價新臺幣 ~~二~~ 元

原著者 Paul Passy

譯述者 劉 復

發行者 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及發行所 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三十七號

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八三六號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序

著者 Paul Passy 用不着介紹的咯！Passy 的聲名是三處來的：第一，他是近時研究法國語音最精細的人；第二，他是現在通行的國際音標的擬稿人，有時人們說起國際音標來就叫他 Passy 的音標；第三，爲什麼他做的音標系統能這麼通行呢？因爲他有普通語音學的基本學識來做制定符號的根據，他的符號系統就是他的學問的具體的表現。

這部比較語音學大要，本來是便於歐洲人學英德法三國語音用的。這三國的語言在中國人所學的各種外國語中，也常處最重要的地位，所以這部書也是一種實際上非常合用的書。但這書的價值還不光就在這點上：這也就是一個語音通論的一種做法的書，因爲語音學通論當中所討論的各種音素和音的關係等等現象，總

要有具體的實際的標準和定義才能說得不空泛。依理想的科學標準說起來，音素須有絕對客觀的標準，例如元音須以副音的音高，或音高比例作定義（R. J. Lloyd 和 Sir Richard Paget 的學說），或以舌的最高點的極限位置作標準元音（Cardinal vowels）[i] [a] [ɑ] [u] 的定義（D. Jones 的學說）。但這些標準還沒有能達到語音學界公認的程度，一部分還在研究之中。所以現在討論語音的時候，那怕就是在一部極抽象的語音學通論裏（例如 Jespersen 的 *Lehrbuch der Phonetik*），總常常把語言中所有的實例來例解抽象的觀念的趨向。換言之，現在的語音學既然沒有資格像天文物理等科學能全以概論材料做基本，那麼所謂“語音學概論”也總脫不了比較語音學的派頭；所以以 Passy 的語音學專家來做一本小小的英德法的比較語音學，也並沒有屈低了他的身分，因為這也就已經是現代一部絕好的語音學概論了。

譯者劉半農先生更不用介紹的咯！劉先生

在中國四聲上的實驗的供獻是大家都知道的。這部書有劉先生譯也是這書的運氣，因為劉先生既是精通語音學理的學者，又是一個意到筆隨的新文學者，所以在譯述中非但不失本書講論的明晰，而又能把原來風趣的地方都寫得一樣得神，這真是——那麼我又何必多說呢？讀者那怕沒有聽見過 Paul Passy，總沒有沒有看見過劉半農的著作的。我再叨叨的多說，不是變了不曉得你們認識劉半農了麼？

一九二五，四，一九，

趙元任序於巴黎。

比較語音學概要

引 言

本書之趣旨

1. 我們法國人要學說外國話，最好先看外國人怎樣說我們的法國話。我可以說，幾乎是從來沒有什麼外國人能說法國話說得全好的；所謂全好，是說他所說的同我們所說的一樣。他們的錯誤，有種種的不同。有時他們用錯了一個字：例如意大利人說“我要停止了”(Je vais m'arrêter)一句話，往往說成了“我要關起我來了”(Je vais me fermer)。有時他們所用的字不甚適當：例如德國人說“昨天我來看你的”一句話，不說“hier je suis venu vous voir”而說“hier je renais vous vair”。有時是什麼都不錯，可把字音讀錯了。

2. 犯這最後一種毛病的尤其多。例如英國

人中也不少精通法語的,但我們大家可以聽得出,他們碰到了“vu”或“été”這兩個小字時,就簡直沒有辦法可以說得好。又如德國北方人說:“Il faut mettre du zèle dans les aliments”;他的意思並不要把“熱心”(zèle)放到食物裏去,只是要放些鹽(sel)。天下雨了,德國南方人說:“Il pleut des chats”(天上落下貓來了);其實他所要說的,乃是“天已經(déjà)下雨了”。他也可以說:“天上落下許多小刀(des petits Couteau)來”,而他的意思乃是“天上落下許多水滴(des petites gouttes d'eau)來”。一個意大利人可以向我們說,他在法國是一個驢子(un âne),在英國也是個驢子;其實他決不是驢子,他不過在法國住過一年(un an),在英國也住過一年。在這一類的錯誤裏,若是我們有意要找出些趣解來取笑,真是找不勝找。因此有人嘲笑西班牙人說過這樣的一句話:“Depuis que ma femme est morue j'ai fait un veau de rester toujours bœuf et andouille,”其中“鰵魚”(Morue)是“死”字(mort)之誤讀,“小牛肉”(veau)是“誓”(vœu)字之誤讀,“牛肉”(bœuf)是“鰥夫”(veuf)之誤讀,

“香腸”(andouille)是“戴孝”(endeuil)之誤讀。

但是我們並沒有權利可以嘲笑外國人，因為我們說外國話時，也不免鬧出同樣的笑話。

不過，我們也儘有方法可以把外國話說好，雖然未必能十全十美的好，至少也總可以使人聽了過得去，不難受。在事實上，我們時時可以遇到許多英國人，德國人，意大利人，說法國話說得很能自然入調，因此可以想見我們法國人，決然不是絕對不能把外國話說好。這本小書的主要意趣，就在於指示出一種方術來，使人可以說好外國話。第一件要事，在於找出說不好的原因來；換句話說，就是要找出發音的錯誤的起源。

3. 說到發音這一回事，我們可以說：語言乃是許許多多的聲音的組合；這許許多多的聲音，前去後來，過渡很快，却應合了自然的規律或實際的需要，結合爲許多的長節或短節；這種的節，我們稱它爲字，或爲句。字與句的作用，不過是一節的聲音，傳到了我們腦筋裏，使腦中

可以立時畫出某一件事物的影子來，或者是使腦中可以發生出某一種的意想來。

這種的效果，完全是從習慣上得來的。

因為習慣並不處處相同，所以同是某一節的聲音，並不能使全世界的人聽了腦中發生同一的影子或意想。有如我們法國人稱“鞋子”爲“Soulie,” 德國人就稱它爲“Schuh”; 我們聽到這“Schuh”字時，我們腦中決不會畫出個鞋子的影子，却亦許畫了個“白菜”的影子。因法人稱白菜爲“Chou,” 與“Schuh”字之音近。

4. 如此，可見在各種語言中所用的聲音結合法，並不相同。非但這結合法不同，便是所用的聲音，也往往不同。有如英國人稱“三”爲“three”德國人稱“書”爲“buch,” 其中“th”與“ch”兩個音，就是我們法國語言中沒有的。反過來看，我們法國語中的“鼻母，”如“on”“an”等音，在英，德，意，班等語言中，也是沒有的。

5. 我們要模倣我們語言中所沒有的某一個音，我們決不能一學就學像；我們往往把我

們自己語言中所原有，而和這一個音大致相近的一個音去替代它。有如英語中沒有法國的“u”母，就用“you”一節的音去替代；意語中沒有鼻母“an，”就用“âne”一節的音去替代。有時是替代了還是自己不知道，自以為所發音就是所欲擬音，而不知兩者之間有很大的區別。有如德國南部人不能知道法語中“麵包”(pain)與“洗澡”(bain)兩音間的區別；又如有位法國先生教着個英國學生說“一條街”(une rue)這一句話，他若特別認真，結果那位學生一定要不耐煩的說：“先生，我說的不是同你一樣麼？youne roue，對不對！”

6. 話雖這麼說，我們要把外國語音聽得真確，學得真確，究竟也並不極難。所要緊的是練習的得法。而這得法的練習，却根基於關於語音的知識；有了這知識就自然能有得法的練習。所以這種的知識萬不可少。我們把這種知識的總體叫做語音學；語音學的目的，乃是“就構成語言的材料一方面(聲音)，以研究語言。”

7. 這本小書是一部語音學的入門書,其中用簡明的緒述,將法國語音和歐洲各種重要語言的語音互相比較——英德語處第一位,意班語處第二位,其餘次要語言,亦有時涉及。有時也講到些法國各處的方言和土語。這種語言一般人都把它糊糊塗塗的看過,却不知道就語言學及文學兩方面着眼,其中真有無盡的珍貴的分子。

8. (附帶說明)——我們說到研究語音,馬上就可以發生一個問題:究竟是那一種的語音?我們知道馬賽人或 Gascogne 人說話的口音,和巴黎人不同;再仔細一看,口音是各人不同的:儘可以是兩個生長於一處的人,其口音中也總多少有些區別。這件事在法國語言中是如此,在別種語言中也當然是如此。就理論上說,語音無論如何變化,無論這變化是地域的或個人的,它總各有各的價值,我們不能強判它孰好孰壞;但爲語言的教育計,却不能不有一種選擇。

我們在無論何種語言中選出一種語音來

做代表，我們並不能說這種語音是最好，只能說它最普通一點，或者最合用一點，或者最容易被別處人承認或接受一點。本書所取的語音，法語用巴黎語，就是作者自己的語言，而於需要處加以相當的改正。英語用英倫北部受過教育的人的語言，就是 R.J. Lloyd 所說的“北部英語，”是倫敦語，蘇格蘭語，美國語中的中間語。德語用“舞台語，”即 W. Viëtor 書中所說的“bühnendeutsch，”而略加修改，使更就簡易。意班二語，亦用同樣的選擇法。

9. 我們知道便是同一個人的口音，也決不是永遠一樣的。最顯明的是我們和家人朋友們隨便說話的音，與演說時或朗誦時的音相比，其間便有許多不同之處。所以就語體以選擇語音，而仍以便於實習宜於教育爲着眼點，則最好的語音，應當是“普通慢說語”的音；我們研究無論那一種語言的音，都把這種語體的音做基本。

我所以要取這種語體，有兩層緣故：一層

是因為它全體調和，在學習上比較容易；二層是因為用它做了基本，在改變為他種語體時，也全沒有不相宜之處：用它在“快說語”中，並不覺得重滯而不自然；用它在朗讀或演說中，也不覺得欠缺莊嚴或欠缺正確。

我們研究語言，自然不能專管這一種語體而把別種語體忘記了。在本書中，凡涉及他種語體的，均隨時標明；不標明的即是這一種的語體。

標音符號

10. 研究聲音，不得不用一種文字代表聲音；猶如研究數目，不得不用一套號碼代表數目。就理論說，我們所用的字母，便應當是一套代表聲音的文字，如號碼之代表數目一樣；但在我們常用的文字中，這字母對於代表聲音一件事上，缺點實在太多了。有時是同一個音，却用不同的字母代表着；例如“coq”（雄雞 一個字裏，“c”與“q”的價值是相等的。有時是聲音不同，却用同一字母代表着；例如“car”（因為）“cent”

(一百)兩字中的兩個“c”。有時要用兩個字母表示一個音,例如“champ”(野)字中的“ch”。有時一個字母代表着兩個相連的音,例如“exemple”(例)一字中的“x”等於“gz,”“boxe”(拳術)一字中的“x”等於“ks”。有時空有字母而並無所表,例如“beau”(美)字中的“e,”“nez”(鼻)字中的“z”。

這種不規則的現象,是各種文字中都有的;例如英文中的“gh,”在“ghost”(鬼)“laugh”(笑)“hiccough”(逆呃)“though”(雖然)四個字中,價值各不相同。

又同一字母,在各種語言中所具的標音價值,往往大不相同;例如德語與意語中用“j”所表的音,在法語中應當用“y”;又英語中所用的“j”,其價值爲“dj”。

用這種缺點極多的工具研究語言,單只研究一種的語言,已不免時時感到困難;若要比較許多種的語言,當然是難之又難。我這裏只是說難,意思是說並不是不可能。但雖然可能,

在工作時常常遇到無謂的困難,總不大好。

11. 因此緣故,我們在本書之中,要採用一套“語音學的字母”;這字母的原則,是每有一個音,便用一個符號代表;或者說,每一個符號,只代表一個音。在現時所有的各種語音學的字母之中,我們所採用的是萬國語音學會所用的一種,因為它在學習上及應用上,都很簡易,而且比較有名。

12. 現將這種字母中所有的各主要符號及其價值,列一總表如下:

- a —— 讀如 法語 之 part (份);
- æ —— 讀如 南部英語 之 man (人);
- ɑ —— 讀如 法語 之 pas (步);
- p —— 讀如 英語 之 saw (鋸);
- b —— 讀如 法語 之 bout (端);
- c —— 讀如 法國 流俗語 之 qui (誰);
- ç —— 讀如 德語 之 ich (我);
- d —— 讀如 法語 之 dent (齒);
- ð —— 讀如 英語 之 then (於是);

- e — 讀如法語之 dé (針箍);
- ε — 讀如法語之 fait (事);
- ē — 讀如法語之 vin (酒);
- e — 讀如法語之 de (的);
- f — 讀如法語之 faux (僞);
- g — 讀如法語之 gant (手套);
- g — 讀如班語之 luego (馬上, 就);
- h — 讀如法語之 hardi (粗豪);
- i — 讀如法語之 ni (亦不);
- j — 讀如法語之 yak (水牛之一種);
- ɟ — 讀如法國流俗語中之 gai (愉快);
- l — 讀如法語之 long (長);
- ʎ — 讀如法國南方語中之 fille (女孩);
- m — 讀如法語之 mot (字);
- p — 讀如法語之 ensegner (教育);
- ŋ — 讀如英語之 sing (歌唱);
- o — 讀如法語之 tôt (早);
- o — 讀如法語之 tort (錯);